

谈宽客

一位曾经担任过领导职务的老人，在退下来以后，一次与儿子聊天。儿子说：“爸爸，你负责过干部的任用工作，怎么把一些过去整过你的人给安排了相当好的工作呢？”父亲答：“那都是早年的事了，不能老揪住人的辫子不放，对人还是要宽容嘛！”儿子又说：“俗话说，宰相肚里好撑船，我看你的肚子里简直好开航空母舰了！”父亲听了哈哈大笑……

这则颇有风趣的父子对话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即对人处事要宽容。

我国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，都主张待人处事要宽容。一位古人说过：“惟宽可以容人，惟厚可以载物。”又说：“有容德乃大”。宽容厚道的心态，使人胸襟开阔，就能容纳周围的众多人，包括意见不相同的人，团结和睦相处，共同把工作做好。宽容是互动的，你待人宽容，就能得到对方友善的回应。这就是《诗经》里说的投桃报李：“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。”有一位深爱子女的母亲，殷殷叮嘱孩子：“不懂得宽容，你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。”

宽容不是和稀泥，不是不讲原则。它坚持严格的道德底线，维护神圣的法律。对那些肆意践踏法律，触犯刑律者，是不能讲宽容的，必须对这些无视法律者绳之以法。但是，对广大公民则要提倡爱。宽容与爱是相通的，要爱祖国，爱人民，爱父母师长，爱一切美好事物。“爱人者，人恒爱之；敬人者，人恒敬之”。人们相互宽容，相互礼让，就能共同携手建设美好的生活。

的确，当今社会处处都充满矛盾。但大量的人际矛盾，并非你死我活不可和解的。如果一味使用暴力去解决，只会使矛盾激化，甚至酿成悲剧。这是最愚蠢的做法。最佳选择就是宽容，理智地化解各方面的矛盾，达到化干戈为玉帛的结局。我们的祖先历来提倡“和为贵”，这是极有道理的。

宽容与竞争并不矛盾。如今在我们的生活里，到处皆有竞争。竞争是必要的，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。要提倡合乎规范的正当竞争。竞争本身不是目的，它的目的是发展，是推动事物的进步。竞争不是非把对方置于死地不可。通过合理的和解、互让，竞争是可以转化为共赢的。这是竞争的最佳境界。

合作共赢如今已成了国际关系中最响亮的声音。中国在这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。合作共赢，这是全人类的福音，是理智战胜谬误的正义呼声。合作共赢就是在宽容的基础上诞生的。在国际关系中可以实现合作共赢，同样，也可以把它移植到国内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关系上来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与共享。

平生第一次看昆曲，是在二十年前。文庙广场的祭礼仪式刚刚结束，综合文艺表演便粉墨登场，其中就有《牡丹亭·游园》。临时搭的露天舞台，四四方方、空空旷旷，年方二十的沈映丽容貌姣好，身段窈窕，一上来便满台生光。巧的是正值初春响晴，和风随着她的举手投足、裙裾水袖，变得愈加温暖煦人；而满园花草似乎在她的顾盼之间、身前后次第显现，继而逐一消逝。如花美眷、似水流年，从此杜丽娘的形象便在心中定型，不但不能忘怀，而且不可不记，试填《洞仙歌》一阙——

春光如许。算春光如许，心下春光应如许。恰花前、半刻顷响缠绵，斜钗钿，羞问檀郎何处。怕相思似水，欲断还流，流却韶华向谁语。但对镜梳妆，玉骨冰容，都



我有江南铁笛

相看两不厌 季 溢作

专制现象。就在拜访曾老的几天后，我去见了钱锺书先生，钱先生问我到北京都见了谁，我就向他谈起曾老的研究情况，钱先生表示很赞同。曾老对苏联的研究一直未中断，后来他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，起书名为《一盞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》。

1992年2月，老社长赵超构在沪逝世，曾老闻讯后即发来唁电，其中最主要的两句话便是“宏扬林放，读者同心”。曾老认为，林放的《未晚谈》，是达到了中国报纸艺术性短文、评论的新高峰的。林放的文章篇篇言之有物，同时具备大众性、时事性、思想性、艺术性几个特点；而他运用文字的技巧，更是接近化境：朴素、简洁、流利、大方，不争奇斗艳。曾老认为《未晚谈》是创造了一种“林放杂文”体，这是赵超老的一个历史功绩。曾老殷殷期待，在赵超老去世后，“新晚”要特别努一把力才好。

在曾老等前辈的倡导下，“夜光杯”开辟了《世象杂谈》专栏，并于次年举办了“林放杂文奖征文”，这次征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，为以后开设的“林放杂文奖”奠定了基础。

行文至此，我想起了1996年“夜光杯”创刊50周年时，曾老寄来的一首贺诗，兹恭录如下，供如今“夜光杯”的青年编辑重温。

《寿“夜光杯”五十华诞兼陈希望》：“灼灼年华五十春，夜光杯酒满深情。盘餐虽小呈千味，夜里飘香四海闻。沪上人家多一事，米柴之后是新民。逸仙遗墨今犹在，矢志一志育新人。林放文章无恙否？百花园内听莺鸣。”

有一位体贴、开明又有专业水准的领导，让人做起事来更带劲了。

十日谈

清明的怀念

托付、丹青记取。盼能有阴阳感通时，剩一缕幽魂，柳边梅树。

选《洞仙歌》来填，是因为其本为一支歌咏洞府神仙的唐代教坊曲牌，乐声悠扬飘逸有仙人气；到了宋代成为词牌，苏东坡以

春光如许

胡晓军

其表达对美人“冰肌玉骨”的眷念、对时光“暗中偷换”的惋惜，意境空灵美妙似仙人语。后来听说昆曲也有同一曲牌，若是格律无误，可以直接唱的。因此，以《洞仙歌》咏“花花草草由人恋，生生死死随人愿，酸酸楚楚无人怨”的杜丽娘，都是极妥帖的。

十五年前，在天蟾舞台的一个昆曲折子戏汇演上，我看到了梁谷音的《寻梦》。杜丽娘惊梦醒转，相思成疾，为寻梦而重游花园，久等不得，怅然而归。年近花甲的梁谷音饰演二八少女，茕茕病体子立，渺渺相思无已，居然形神兼备。此番感受难以尽表，于是依韵又填一阙——

梦儿如许。甚梦儿如许，重觅梦儿真如许。最撩人、昨日云抹风侵，今朝却，飘去哪方远处。

伤蝶儿对舞，燕子双飞，飞过空亭无人语。奈眷念心间，清泪眸边，茕茕立、何从追取。信梦短情长不相欺，但水满深池，月圆高树。

缝纫机的发明史，是非常不幸的。第一台缝纫机是由英国人托马斯·森特于1790年发明的。森特登记专利的一台缝纫机和现代的链式分缝纫机有许多相似之处。它对皮革的加工很有用。但在当时，竟然没有人想到使用它。

1830年，法国的一个穷缝纫衣匠西摩尼亚发明了一种缝纫机，它与森特发明的缝纫机极其相似，这台缝纫机在法国得到了应用。但是，愤怒的法国缝纫工人怕缝纫机砸了他们的饭碗，结果就把工厂和缝纫机都毁坏了。西摩尼亚也因此潦倒地死去。

与此同时，美国纽约人沃尔特·亨特发明了一种缝纫机，它带有弯针，针上有眼，这种针能够把一根线穿过布和下面的第二根线挂连，形成针脚。可惜的是，亨特没有申请到专利。

因此，第一台投入使用的缝纫机的桂冠被名叫易利斯的搞走了。1851年，专利的所有权问题发生了争执，最终，亨特赢得了胜利。此后，他就向当时正在使用的各种牌号的缝纫机征收使用费。

水乡最多的是河，河边最热闹的要数河埠。河埠是水乡的一道风景。有多少河，就会有多少河埠。儿时，常随母亲到河埠头去浣衣洗涮。河埠上一级级石阶伸向水面，女人们或蹲伏或站立，在石阶上一字排开，有的淘米涤菜，有的洗衣洗碗，边洗边家长里短地聊着天，伴着“啪啦、啪啦”的捣衣声，欢声笑语在河面荡漾。

河埠的石阶会随着水涨水浅，时而被淹没，时而裸露。有时，人们干脆脱掉鞋袜，挽起裤脚，直接站到水中的石阶上，把要洗的衣服、被单象撒网似的撒向河面，在水中不停地划拉着。这时，我往往也脚下痒痒，想赤脚下河，总被母亲阻拦。偶尔，趁母亲不注意，把鞋脱了，一脚伸进水中，母亲见状只能无奈地骂一句算是认可。那脚刚一踏进水中，即刻有股舒爽的凉意透进体内。我弯下腰来，除帮母亲一块绞干衣服，就拨拉起水来，弄得水花四溅。

更多时候，我站在岸边，看一尾尾小鱼在石阶旁游来游去，啄着食物；观吸附在石缝间的螺蛳，外壳上

丽娘的魂魄飘飘荡荡，来到地府，正遇判官。判官面恶心善，得知丽娘死因，顿生怜悯，慨然准其夜间出入阴阳两界，找寻梦中之人。原以为，《冥判》一折的气氛应是在晦暗阴森中慢慢透出明净亮丽来的，但在传统的昆曲舞台上，哪怕是灯光稍变都不可得，未免感到几丝不足。直到五年前在青浦课植园隔着一带小溪观赏“实景园林版”《牡丹亭》，这几丝不足才得到弥补。戏是黄昏时分开场的，演到《冥判》恰好天色尽黑，但见草木深浓、灯火烁烁，判官鬼卒颜色斑斓，丽娘则是通身雪白无瑕。配以潭盾、黄豆特制的音乐舞蹈，令我恍如置身地府。时值初夏，蚊蚋频扰，身上燥热难当，心头却是清凉无汗。乘车返家，虽已子夜却兴犹未尽，提笔再步一阙——

痴情如许。念痴情如许，幽冥痴情竟如许。运神通、且教披月依星，任来去，穿越阴阳两处。

叹真个可憫，地撼天倾，倾动鬼神吐惊语。便摘却勾牌，脱却凡胎，安派下、死生随取。看旧苑新庵梦圆中，放一刹灵犀，再生花树。

柳梦梅因病暂住杜家废园，偶于假山之内拾得丽娘画像，张挂室内，整日对画相唤，每晚焚香祈祷。我曾多次观赏蔡正仁、岳美缇的《拾画叫画》，前

缝纫机探源

孙延生

青青苔衣在水中飞舞；有时透明的河虾也来凑热闹，挥舞着双钳，在岸壁上爬来爬去。河埠集聚了这些小鱼虾儿，成了安身繁衍的家，也引来了抓鱼摸虾者，他们赤着膊，腰系鱼篓，沿着河埠的石岸，不时地从水里摸出条鱼来放入篓中，漆黑的背脊在粼粼波光中显得更加油亮。

运河上的河埠旁，时有响着“突突”声音的小火轮驶过，卷起雪浪向岸边推来。河埠上正在洗衣的女人们纷纷跳起，四处逃散，来不及躲闪，衣裤就会被浪花打湿。这时，船老大边把着舵边偷偷窃笑，而岸上的女人们也会笑指船老大骂上几句。

一到夏天，河埠成了孩子的乐园。三五成群的孩子光溜着身子，站在石岸上，“扑通、扑通”地往水里扎，或狗爬，或仰水，扑腾一阵子又游回到河埠，坐到石阶上相互嬉闹。不会水的，就两手扶着石阶，两脚在

河埠

文化杂咏·天价

胡中行 诗文 孙绍波 图

粗枝大叶墨痕深，一纸涂鸦两袖金。气象万千泉眼里，也无格调也无心。

书画刻印，高雅事也。不雅之人之为之，则堕为不雅之事。泉眼，钱眼也。方寸尺幅，动辄天价；握刀提笔，只为阿堵。此非人于泉眼者乎？余曰：艺术本无价。即使天价终亦有价值，其非神品者自明。



者端方如山，于执著质朴之中透露微微憨态；后者柔情似水，在儒雅灵动之中寄托拳拳真情。一个男小生、一个女小生，对柳梦梅心迹爱意的演绎异曲同工，如此绝妙不可无诗，于是又步一阙——

清客如许。觑清客如许，梦里清客也如许。料曾经、姹紫嫣红流连，忽消折，冷雨残垣深处。记香肌胜雪，欲拒还迎，迎得温存共私语。念影幻情真，琉璃银缸，初漏起、幽窗听取。待今夜重将玉人呼，有一抹冰轮，正倾芳树。

五年前的世博盛会，外国演艺名家纷来沪，我得以在兰兰大戏院观赏了坂东玉三郎的“中日版”，获得两重异样的美感。一重是日本人饰演中国人，歌舞伎的精丽工致与昆曲的精妙婉约融二为一，出人意料；一重是男性饰演女性。坂东对少女心理的

体察入微、传达出神，真不负了“日本梅兰芳”的美誉。最幸运的是我坐在最前排的正中央，这两重既美又异的感觉是如此之近、如此之真，竟觉得自己也成了杜丽娘，一经经历惊梦的心慌、寻梦的怅惘、冥判的凄惶和叫画的柔肠。

杜丽娘不仅是一个怀春的少女，在经历了为情而死、为情而生之后终得善果；她更是一个美丽的愿望。这个愿望非关年龄，非关性别，也非关时空。为了这个愿望，人们不惜寻寻觅觅，不惜等待守望，不惜付出生命，只为将如许春光尽情地收取。中国的昆曲家们如此，坂东玉三郎也如此，所有的人都应该如此。这就更值得步上一阙——

柔声如许。感柔声如许，应以柔声正如许。那香魂、璨璨穿雾乘风，悄然立，旧院重门佳处。虽从来未识，梦请心知，知是因缘不消语。释半晌温存，永世相思，凭今夜、尽情收取。愿似水流年自轮回，驻一种风光，牡丹花树。

水里乱飘。有时，大家在河中玩起捉迷藏，有的一个猛子下去，久久不见踪影，连个浪花都不起，正在迷惑之时，他却从你的后背蹿出；有的头钻进水里，两脚还在水面扑打着，或露出个背，像条鲸鱼游着，一会就被捉到。最兴奋的是“赶鱼”，大伙围成一圈，在水中跳跃着，鼓动起波浪，一齐向岸边扑去。此时，就不断有鱼蹦起，用手摸住，扔到岸上，从河边树上扯下一根柳枝，把鱼串上，衔在嘴里，再跳到河中，几个来回，这就是家乡的河埠，被河水轻抚，被柳丝缠绕，被笑声浸润，永远是一道生动的风景。

清亮的河水泛着波光，岸边杨柳在轻风中摇曳，晨曦中，又响起“啪啦、啪啦”的捣衣声和朗朗的笑声，这就是家乡的河埠，被河水轻抚，被柳丝缠绕，被笑声浸润，永远是一道生动的风景。恍惚间，我又听到母亲唤我跟她去河埠洗衣，是梦，是幻，常在记忆中游走。

